

(清)任渭长 绘

任渭长木刻画四种

一

学苑出版社

任渭长的木刻画艺术

周心慧 王致军

清乾、嘉时期，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由盛及衰，道、咸、同、光四朝每况愈下，益发不可收拾。然而当此之时，却有任渭长所绘，蔡照初镌刻的《列仙酒牌》、《於越先贤像赞》、《高士传》、《剑侠传》四种木刻人物画谱梓行于世，在此晚清萧疏、寂寞的版画艺苑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任渭长（公元一八三一一八五七年），名熊，渭长是其字，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时家贫，首从村塾师学画行像多年，后得姚燮推重，遂有画名，画学宗陈洪绶，沙家英为《高士传》所撰序称其「少有逸才，弱冠即工画，尤善人物，宗老莲法，三十后遂自成家」。清张明呵《寒松阁谈艺录》亦云：「衣褶如铁画银钩，直入陈章侯之室，而独开生面者也。一时走币相乞，得其寸缣尺帛，无不珍如珠璧」，可见其声誉之隆。他不仅画学陈老莲，性情亦与陈老莲相伯仲，据《寒松阁谈艺录》、《海上墨林》等书载，其人孤高自赏，「不偶世好与俗忤」，耽于笔墨，「以鼓荡其牢骚抑郁不能自言之隐」，晚清社会腐败，世风日下，如任熊这样的画家，既不愿同流合污，就只有在笔墨中讨生活，以画幅来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了，剑侠、高士、列仙、先贤自然成为他羡慕景仰的人物。他之所以费诸大心思去画这四种木刻画，大概也是他为自己思想情操的写照吧。

《列仙酒牌》刊于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是最早刊成的一种。曹子麟所撰序称：「渭长仿章侯叶子格画列仙书」，镌刻者蔡照初题词亦曰：「任子渭长仿老莲叶子格」，可见这是受陈洪绶《水浒传子》的启发绘刻的。共四十八叶，每叶形如方策，长约六寸、横二寸，每叶绘一人，共绘老子、嫦娥、关令尹、弄玉、东方朔、钟离权、张道陵、蓝采和、林逋等四十八像，其中如老子、郭璞、张良、东方朔等人，仅为绣像，他图则多布以环境配景，布置极为精雅，如徐福一幅，人物踞坐于一叶扁舟之上，右上部山岩耸立，斜出一松枝，左下角仅绘山石一角，海路的艰险隐喻得极为明白。林逋一幅右绘一梅一鹤，林逋躬身袖手立于树旁，景致清幽，使高人逸士「妻梅而子鹤」

的情怀淋漓于笔下。其他如老子、陶弘景、嫦娥、葛洪诸幅，也都很有特色。曹子鳞序称：「渭长深画理，自吴道子、陆探微至十洲、老迟（即陈洪绶）之法，参考研习，故行止坐卧，树石器具、飞走之属，远越鄙俚，悉有法度可观，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列仙酒牌》原本为任熊游戏笔墨之作，流散极少，曹子鳞序称：「甲寅二月格成，拓四十帙，招客醺饮。客至，从者挾格与签，请以乐，宾如投壶礼。终席，各齎一帙而出」。是初刻原刊仅四十册，全用作宴乐馈赠，故传世极罕，此后则刷印有发售本，扉页书名右侧有朱文「每册价银壹两」，在当时，这个价格是很高的，从中亦可看出人们对它价值的认同。此本原版已流入东瀛，为大村西崖所藏。

《於越先贤像赞》刊于清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七年），书分上下两卷，在四种中规模最大，萧山王氏养和堂刊梓。前有王龄序，谓尝欲得渭长画，未暇。因晤对故乡山水，以之地灵人杰，「如古之人或理学文行，武烈节义，行事不概同而皆有以自立于天地间以为肖」。渭长深以为然，曰：「则与其画山水不如其写古人。古之人舟车笠屐，踪迹所经，皆山水间也。山水灼知不能言，子则言之」。于是，王龄「乃随掇一人行事以为赞，渭长因以为图，日或三、四，或五、六，初以为长夏消遣计，积两月得八十人。渭长以事入城，余亦遂辍，俱佚也。交容庄蔡君梓之成本」，即为此本之由来。

此本本为表彰故乡先贤，故所绘皆为浙江绍兴、上虞、余姚一带历朝名人，如范蠡、朱买臣、董袭、贺知章、陆游、黄宗羲、西施、谢道韞、沈云英等，或只绘人物绣像，或据典故绘以情节。如沈云英一幅，沈氏右手持长矛，腰悬佩剑，周身着戎装，头略向左顾，巾幗英雄的飒飒英姿，跃然纸上。越女西施一幅，则绘西施玉立婷婷，长裙着地，裙边一篮纱线，正是浣纱情节，所谓布衣钗裙，不掩天姿国色，与沈云英相比，一勇武刚烈，一温静娴雅，不同人物的身份及性格特点，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唐校书郎秦先生翼、吴越石先生延翰诸图，画面绘山水、林木、人物只略具其形，通过环境氛围的描写，绘写出高人逸士避乱世于山野，专心读书、校书的情怀。吴偏将军董公袭一幅，董袭戎装贯甲立于舰首，身后是全着铠甲手执利器的战士，头上风帆涨满，但上述全部画面仅占画幅的左边一隅，战舰前方是浩渺的大江，尽管没有敌方的一舟一船，却已溢满重重杀气，给人以大战在际的感觉。《於越先贤像传》洋洋八十图，限于篇幅，虽然只能介绍这几幅，已足可看

出构图手法的多变和别出心裁，在任渭长所绘四种木刻画中，若论及经营布置巧妙新颖，应以此本为最。

《剑侠像传》二卷，清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刊本。前冠王龄撰《重刻剑侠像传叙》称：「且夫世道之日趋而日下也，豪暴侵凌，权势相倾轧，机械陷阱之设，积巧密变胜于古，虽以曹沫、聂政、朱家、郭解诸人当之且无济，适亡其身，旁观者触目心伤，踌躇四顾……」，世事如此，正人君子岂复有立足之地，对任渭长这样超俗拔尘，以清高自诩的艺术家来说，恐更是痛心疾首，所以，「渭长任君因心摹手追，点画成象，凡三十三人，对立奕奕有生气，亦与此书同妙，其意则深且远也」。任渭长以一介书生，一代丹青圣手，自不能取奸邪之头于千里之外如探囊取物，故只能把自己的愤懑诉之以笔端，以稍泄郁郁不平之气，这就是他「深且远也」的用意吧！

《剑侠像传》绘扶余国王，车中女子、僧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李胜等侠客奇人，后附小传，多为单身绣像，只是在情节需要时，才略加以盆景，坐具等饰物点染，人物的体态精神，刻画无不入微，皆为独具慧眼，灼有新意的佳作，如所绘兰陵老人，绘一苍颜老人左手持剑，右手正抛出一剑，上方又有五剑或起或落，衣物以线纹作贴边，衣带飘动，全身动态呈现出十足优美的韵律感，恰如传赞中所言，兰陵老人「紫衣朱囊，盛长剑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掣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歛火」。另如车中女子，绘其坐于巨石上，仅绘背面侧影，作沉思状，人既秀美，姿态亦沉稳，却使人感到蓄势待发的隐隐煞气，看上去静如处子，却可以想象到动如脱兔的敏锐，与兰陵老人相较，一静一动，一含蓄一外露，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线条运用及人物造型，是上追陈老莲的，如头陀僧一幅袈裟的处理，就与《水浒传子》中的鲁智深多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他自己的鲜明风格，宗法前人而能变通，别出己意，正是任渭长的高明处。

《高士传》三卷，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刊本，皇甫谧撰。其在自序中说：「滥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计其所撰传记，实为九十一人。王龄序称：「渭长绘剑侠像既半，复绘是传，仅止上卷二十六人，缺「披衣」、「颜子」两图，而渭长遂瘵死，中下卷遂废不能补，世亦无有能补者，不得以并付容庄梓之，以故中、下卷仅有传无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士传》，就图版而言，实际是一部残本，甚至连首卷

的图都未能完备。

《高士传》所绘二十八图，有王倪、巢父、许由、壤父、老子、曾参、弦高、商容、石门守、原宽等，皆为愤世嫉俗的人物，这是任渭长所绘木刻画中最晚完成的一种，艺术上显得更为成熟。如老子一图的形像塑造，和《列仙酒牌》中所绘已全然不同，所绘为老子袖手蹲坐于地上，旁置数捆书册，头部及面部容颜、表情的绘写，极力突出这位中国古代哲人深邃的智慧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示出了更卓越的技巧。如果说他所绘的《列仙酒牌》，宗陈老莲画法中规中矩的话，那么在《高士传》二十六图中，尽管还可以感受到陈老莲的影响，其构图造意和技法上的运用，个人的风格却已趋成熟。可惜的是，这位清代晚期艺苑中的卓越画家、版画艺术家，仅仅活到三十五岁就谢世了，而没有以他的天赋不羁之才，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作品，《高士传》所完成的图画，尚不及原著传记的三分之一，是极为令人遗憾的，其年寿不永，不能不说是清代晚期版画艺苑的一个重大损失。

任渭长所绘的这四种图像集，都是由蔡照初镌刻的，诸德彝撰《竹人漫录》引《滌山笔记》，对其生平略有所记，称：「蔡照原名照初，字容庄，浙江萧山人，诸生，客杭州富商胡雪岩家，能篆隶，精鉴别古今石文，善刻竹木，论者方之新安黄君倩，他如摹勒碑板，罔不精妙。任渭长以画名海内，所绘《列仙酒牌》、《於越先贤像赞》、《剑侠像传》，笔法精细，非庸工所能办。同邑王氏延君在家刻之，真有观止之叹，可见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顺治时刊《笠翁十种曲》、小说《连城璧》（即《无声戏》之别署），署「萧山蔡思璜镌」，论者或揣测其为照初前辈，惜无确证。不管如何，蔡照初在镌刻技艺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是冰水青蓝，更胜于前的。」

蔡照初在镌刻这四种木刻画时，是做为一项严肃的艺术活动来对待的，他在《列仙酒牌》后书跋云：「昔黄子立、项南洲为陈章侯刻《九歌》、《西厢》、博古叶子、水浒传叶子格，雕镂精致……，国初萧尺木、金南陵暨上官竹庄、王安节所刻诸本，皆莫能出其右。吁，技虽小而思与黄、项齐之若是，易邪？任子渭长仿老莲叶子格，绘列仙册有八躯，余鏤之梨板，五阅月而工始蒇，拓置斋头，非敢挟铁笔与昔人较也。唯是华朝月夜，辄与二、三知己，献酬合欢，聊效藏驱之戏，以破岑寂云尔。」话说得很是谦逊，但他希望能上追黄子立、项南洲这样的一代名工圣手之心意，却是昭然若揭

的，历五个月仅刻成《列仙酒牌》四十八图，数日始镌成一图，其态度之认真和不惮辛劳，于中自可窥见。

蔡照初所镌刻的这四种木刻画，在技艺上的确是达到了很高境界的，刀法运用变幻无方，或圆润敦厚，或挺秀流利，或纤细如丝发，或隽秀若流云，无不臻于化境，如兰陵老人诸图，衣纹刻划圆润流畅，能随肢体的变化而转折，几有飞动之感，刀刻之生动活泼，传递渭长原作神韵之老练精到，是无以复加的。他所达到的木刻艺术境界，即使比之黄君倩、黄子立、项南洲，如果不说或有过之，至少是无有不及的。在清中晚期的木刻画艺苑中，论刻技之精擅纯熟，当以此君为最。

任渭长绘、蔡照初刻木刻画四种，是清中、晚期版画艺苑中最光辉的杰作，是画家和木刻艺术家合作的最耀眼的名篇，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在古版画日趋衰微的时代，至少在人物画这一题材上，堪称后来无有者。郑振铎先生评论说：『至任氏《列仙传》、《剑侠传》出，则人物画之作，又另辟一新天地了。此二书均刻于咸丰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古貌、古衣冠，古色古香，骤见之几疑为陈老莲的大手笔，一冠一履，一人一物，乃至一几一剑之微，莫不出之以细心，运以精意』。并得出结论说：『谁能说「今」不如古呢？即置之于木刻画的黄金时代的万历、崇祯的作品里也可称是上乘之作』。

列仙酒牌

初
佛
酒
牌

任
熊
渭
長
尺



任渭长木刻画四种目录

第一册 列仙酒牌……………一—五九

於越先贤像赞……………六一—二八八

第二册 剑侠像传……………一—二〇四

高士传……………二〇五—三七一

開軒黃帝第，骨世界宅。醉鄉飲民日，与涓子贊詩。
者儔，刺玉嚼藥，駐鍊精魄，軼溢而醺，乘蹻而若。
蛻冲，齟希靜，不知紀歷。元會復何問，塵劫中有螳。
臂，蝸角事任子，以鍼孔心運筆。蔡子以螭輪，見運刀。
兩妙水乳為崑崙，璚采翻濫局，為鉤繩，斲削輩懸。
一筌蹄，為簡觚，發曼藻，為神樓。九翮宣洩寶華部，
署丹潛為蘭堂，醕鼓壽千金下三拜之侶，皆軒翥貌。
盼有翔，鄧林遊福庭之樂，乘六而八得數四十有八，繫五。

五十五圖九八十一改帶鮮不賅舉吁乎猶耳幻磯而汎焉
 庶可濟元尊儀懲操抗橫厲而怡汙於鳴濤浮醴時欵
 昔有鐫刻耐庵者賜毒卉夸雄俠狙鷲翼奸烏足以
 為訓或避此而刻畫王寶父心愉妖翫延娥洛靈珖孀
 目攄亦近於蕩謹觀是制衣可以前無古矣說因有子嶙
 論果有竹君又吾復奚後置喙然不能委也鈎致以問老
 胡或尚不憚於噓云此令儻行猶能為小監為吏史不必
 揮芙蓉凌倒景亦當如蒙莊蝴蝶翅其間已姚燮



葉子格五代後漸廢潘士恒著葉子譜所謂葉數四
十百文為索十索名貫者其譜亦罕傳渭長仿章
侯葉子格畫列像書酒數繹事蹟為歌詞或節成
句吟揭目牙籤上制子之視格所註并客合者飲客符
主人則飲主人觥令若唐詩因酒籌蔡氏子明初削
梨板手鐫渭長深画理自吳道子陸探微至十洲老避之休

祭弦講習故行止坐臥戲后器具飛走之屬遠越鄙俚
 未悉有法度可觀祭子擅刻畫金石后論者方之新安
 黃君倩甲寅二月格成拓西十帙乃招客醵飲客至
 從者挾格與僉請樂賓如投壺禮終席各齎一紙
 以出余謂此曰是棄也二難并焉勿等諸枉矢哨壺也
 棄之數乃典譜計之蓋異飲中八仙全亡轉山子嶠



咸豐壬子渭長客江南黃子公壽謀象室晚問名逾年將
贅焉歲單還里僅匝月金陵告警羽檄紛布居者驚
走公壽亟寓書招之合卷於嬾家挈以棘渭長之在吳也
聞粵鹵變日與周子存伯論兵有請纓志時吳人懷白
金之可絹素者接踵至是家居鬻鬻畫稍呈給米鹽以世高
堂苦苗妻孥繪事日益工衆過之戒勿輕出夫江淮之民流
離殞尾將軍布陣破虜師出之律渭長歸途之有睹且

聞猥霧井田身域鄉曲復不累上書議策治安中襄鞅
 暇則勉為列僊華子格蔭君容莊鑄梨如方策狀以四
 十有八版柱同志行誦為樂督郭景純滓穢塵網錙銖
 纓後迺賦游仙詩以寄志是冊之作毋忘有蟬蛻赤松之意
 郭狀則摻心劣悲吒已存伯名閑秀水人滬濱之戰斬
 首五百級誦功扣即官戴藍翎永興松風里民丁為
 藍未甫葉姓大琚山館



歲在甲寅孟春吉日族子渭長夢棋隨鈴兒生彌
月爲湯餅會宴賓布席爰出列僊葉子吟脩觴
政留醉斗石客曰我聞神僊翱翔立闕高會洲
島鹿羣行雲列真畢造瓊粒娛腸錦穀馳耀
安得鶴跨王喬植乘張騫挹浮邱懷拍洪崖肩
虔孝曰屈吾詔汝金陵之難鋒交燧接骨枯江岸
生拋家室似離犇竄游子阻險書沉望斷苟入斯
座得脫塗炭左胸右脉搏琴拊瑟杖屨戲齒客樂